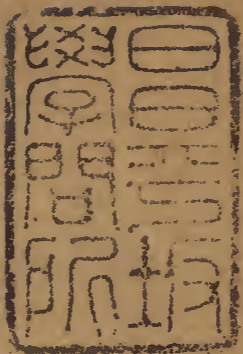


史記測議

七十六之八十一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一	八	一
三	三	四	三
二	二	二	二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漢	二	一	二
書	三	三	一
	四	二	一
	一	一	一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4	
冊數	32 (23)		
函號	279	36	



史記卷之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

子中勝

最賢喜賓客賓客益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

趙惠文

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

平原

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甃者槃散行汲

曰散亦作珊音同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

正義曰

甃音同

也

華亭

陳子龍

測議

徐孚遠

淺草文庫

謂曰以一笑欲殺趙之美人此楚者亦非庸庸者矣

明日蹇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瘡

之病索隱曰罷瘡背疾言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

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蹇者去平原君笑

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我美人不亦甚乎

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

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

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蹇者以君

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蹇者

美人頭自造門進蹇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

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

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孚遠

日傳不載馮亭納土事而見之于論贊為平原君諱也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

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

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

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

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

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

李冲曰太史公摹寫好士于孟嘗則曰最下坐者于平原則曰

無以滿二十人

唐順之曰一說客亦有善藏

史記

卷七十六

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云：穎，環也。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視而輕笑之。毛遂既至楚，與十

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

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天及豕。大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

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而

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呂國之寶器。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



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傅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手士卒之間

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平遠曰邯鄲之存雖以楚魏之援亦在內能自固故著之為李同功也李同戰歿封其父為李侯正義曰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



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

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

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不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乎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躑擔筮，筮長柄，音登。說趙孝成王。

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

虞卿。譙周曰：食邑于虞。○平遠曰：虞係食邑，則虞卿姓名今皆不傳也。秦趙戰於長

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

勝尉復歿

徐廣曰復一作係

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

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索隱曰按媾亦講講亦和也虞卿曰

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

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

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

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

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

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

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

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

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

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

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

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乎遠曰

復用斷結疑亦雜引成文刪截未淨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

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

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

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

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乎遠曰。和議之失。此一語足。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

趙曰趙秦而

之故秦

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

董份曰論
衡之害如
此明切而
其主愚而
不悟何也

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疆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疆秦而弱趙也。以益疆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母

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

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

伯母乎。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敬，康子從父昆弟。公甫文伯仕於魯

病歿，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

其相室曰：正義曰：謂傳姆之類也。焉有子歿而弗哭者乎。其母

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歿而婦人

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

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

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

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
 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
 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春勿予徐廣曰樓緩問
 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
 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
 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
 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
 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
 弊瓜分之趙且亾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

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
 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
 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
 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
 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
 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
 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
 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子龍
 曰虞卿非終不欲媾秦欲使和議發于秦則從秦為
 彼輕而我重易于講成耳此千古欺虜之法

媾韓魏寔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
 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
 得賂是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
 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
 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
 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
 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
 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
 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

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
 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
 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從。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
 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
 於梁。魏齊已歿。不得意。乃著書。乎遠曰。蘇子孫古史
 魏齊自殺在前。則虞卿捐相印後。又復歸趙。為之畫
 策。太史公失不書也。余以為虞卿之才。必不終困于
 孫之說。為得。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
 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
 曰。魏

文志云
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燕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撰非窮愁不能著書大史公亦因以自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蹻受賞料事乃困魏齊著書見意

史記卷之七十七

史記卷之七十七

徐孚遠

華亭

謝議

陳子龍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云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

謂曰孟嘗平原春申皆以封邑系此獨曰公子者蓋尊之以國系也

主世貞曰
三公之好
士也以自
張也信陵
之好士也
以存魏也
鳥乎同

富饗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亮。零以薪。魏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

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年七

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正義曰。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

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

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

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

曰今日羸之為公子亦足矣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

公子親枉車騎自迎羸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

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

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

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

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

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

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

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

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

索隱曰魏將姓名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

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

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

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

長平原
讓公
子之言
以急人
之困一
語相抑
楊與魯
仲連讓
平原君
語司

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乎遠曰：公子將赴秦軍，議定而後告侯生，不先與謀者，意其為介節士，不知其深機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

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侯生乃屏人問語曰：索隱曰：問音，閑，謂靜語也。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資

者畜也。謂畜於心，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

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

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

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

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

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

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

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

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

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嘖嘖宿將。正義曰。聲

笑。惜大呼。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子龍曰。公

子不忍殺晉鄙。亦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

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

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

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

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

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

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

蓋係曰國
詰叙越王
伐吳所以
道恤軍士
亦此意
故

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
推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
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
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
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負鞬矢
市隱曰。鞬音
謂以盛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
下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
大笑。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
干異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

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
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
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
曰。孚遠曰。客唐睢也。楊維禎以
為史不載姓名。未之考也。物有不可忘。或有不
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
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
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
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
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

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

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

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

公子湯沐邑

索隱曰鄙音霍趙邑名屬常山

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

於賣漿家

徐廣曰漿或作醪

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

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

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

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

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

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

耳

索隱曰謂豪者舉之

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

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

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

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

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

公子傾平原君客

平遠曰公子以羈旅而傾人客非有重德於人則危道也

公子

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

王患之使使請公子于秦其怒之乃請以
將軍魏王使通者以宿客皆背魏之趙其敢
附毛公薛公兩人先其計以往見公子曰公
子所
古希冀
索隱曰重萬
此兵賦味未交盡甄氣贏後壯晉潘解
索隱曰贊曰計刻不士勝固時則以公于
高脈或盛之而今只奉師不辭也
之對嶽穴觀昔不垣不交亦以也谷錄昔
之東門也天下請公于亦亦喜士皆矣然計刻昏

軍於河外走蒙騫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

索隱曰抑謂以兵感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

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秦

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于魏

王曰公子亾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

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

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

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

董份曰客進兵書而總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註與本文正相反

唐順之曰
以魏亡系
信陵傳見
信陵係國
史存亡

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

史記卷之七十八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

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

治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

入朝。遂見欺。留歿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

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

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

而駑犬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鬪。乃受弊于駑犬。不如善楚。臣請言

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致至則

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

垂。正義曰。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

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

要。索隱曰。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要。今王使盛橋守事于韓。索隱曰。秦

使盛橋守事于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

王不用甲。不信威。索隱曰。信音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

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

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夾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桃。入邢。徐廣曰。燕縣有

桃城。平阜。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王

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索隱曰。此蒲在衛之

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以臨仁平丘。索隱曰。仁

余有丁曰。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是此曰。莊王誤也。

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

代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孚遠曰嬰城謂城守也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

之北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曰地名近濮注齊秦之要絕楚趙

之脊正義曰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

救王之威亦單矣索隱曰按單音丹單盡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絀

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

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

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惜其尾

索隱曰雖
楚說秦
下是確論

每涉水舉尾不令濕北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

禍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云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是見伐齊之便而

不知干隧之敗正義曰干隧吳地名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

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

曰從音絕用反劉氏云從猶領也○平遠曰此解從猶縱謂吳王率越以伐齊也下文智伯亦率韓魏伐

趙於義亦通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還為

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

伐趙攻晉陽城正義曰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

並份曰引
二國以過

史記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

三

信得收正

見韓魏不

可信而又

不明指信

字故讀者

宋易詳耳

按鮑彪

云逸詩

武足跡

宅猶若

也言地

之居遠

者雖有

犬足不

涉之也

重份曰慨

激蕩詞

臣悲惋不

瑤於鑿臺之下

徐廣曰鑿臺在榆次

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

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

宅而不涉

正義曰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

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

敵也詩云趯趯兎遇犬獲之

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兎謂狡兎他

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

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

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

索隱曰大國謂秦也

何則王無

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

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

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歿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

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

索隱曰摺音拉頤音夷首

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

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

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亾為僕妾者盈滿海內

矣故韓魏之不亾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

不亦過乎且主攻楚將惡出兵

正義曰惡音烏王將借路於

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

平遠曰此與范

睢諫秦伐齊同意是時齊楚稍遠欲委韓魏以當秦也

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

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

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

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王雖有之不為得

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

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

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錫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

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時徐泗屬齊也

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與不休則魏

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

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較於秦。索隱曰較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齊

而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

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存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

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

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

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

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曰遲音值。值猶乃也。○乎遠曰于義還字為長當是誤書也

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歛

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

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

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

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以兵裁之。齊右

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經兩海

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要約天下。是燕趙無

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

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

韓魏。子龍曰：歇之說雖欲緩楚之亡。然為秦取天下之計亦未嘗不善。卒之韓魏先亡而六國不能自立。

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

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

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

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

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

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

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

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

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

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

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

余有丁曰
燕趙無齊
楚二句謂
四國不得
相救也

在中。王若卒太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亾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歾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歾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歾。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歾當歾。願賜歾。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歾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歾。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歾。歾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歾為相。封為春申

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蓋號謚。而孟嘗是謚。賜淮北地。

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歾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

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曰。墟音虛。閭閭今蘇州也。於城

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圯毀也。又大內北。以自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破楚門為昌門。以為

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

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

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

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

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

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蘭陵令。

乎遠曰：荀卿儒者，故載之亦與春申君相善也。當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

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璫

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

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

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

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

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是六年。而楚王為從長。

者，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

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

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澤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疆

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

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正義曰：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育也。

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

旦暮亾，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

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

楚於是去陳徙壽春。乎遠曰：楚愈遠秦，則愈弱，而淮非不可支矣。此目前之安，非久



長之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正義曰。濮滑州兼河

計也。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非置東郡。濮州本衛

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繇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

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

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

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

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

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媵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

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

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

春申君曰。楚王之賢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

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

立君。後亦各賢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

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

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

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

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

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

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

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

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曰：毋望謂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生處無常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舅，與此異。孚遠曰：言李園雖為王舅，然不治國事，政皆決于春申君，故陰怨而仇春申君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即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未幾，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

春申君列傳

楚攷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

州城門。字遠曰棘門。疑是宮城門。非都城門也。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

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攷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於

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

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曰。按

楚捍有母弟。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而烈王無子。誤也。是歲也。

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

而呂不韋廢。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

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

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危矣。徐廣曰。語曰。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辨智。權略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土。烈王寡胤。李園獻女。無

妄成災。朱英徒語。

范曄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須賈，蓋密須氏之後。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曄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曄辯口。乃使人賜曄金十斤及牛酒。曄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曄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

史記卷之七十九

范曄蔡澤列傳第十九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王慎中曰：此傳議論詞說悉本國策而序事實串則太史公筆也。茅坤曰：寫范曄恩怨處煙波千

范曄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須賈，蓋密須氏之後。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曄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曄辯口。乃使人賜曄金十斤及牛酒。曄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曄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

史記

卷之七十九

范曄蔡澤列傳

一

里寫蔡澤
一言而奪
相處勢如
轉丸於掌
上矣

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

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搯

齒索隱曰謂打折其齒而睢佯飲即卷以簀索隱曰簀謂草狀之

薄也用以置廁中賓客飲者醢更溺睢索隱曰更音羹溺即

也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簀中謂守者曰

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

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

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

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

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

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

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

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曰三

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

境總有三亭皆祖餞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

餞已畢無人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

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望見車騎

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

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

此更
名姓曰
張祿蓋
為後秦
號曰張
祿而魏
不知根
木以下
仍曰范
睢者太
公華
也

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田
 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
 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
 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
 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曰索搜也於是范雎下車走曰
 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
 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
 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
 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

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

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

史記曰
 上書先提
 時事與用
 事之人一
 以下文方
 有頭緒

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潛王常
 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朕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
 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
 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
 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
 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
 政索隱曰戰國策立作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
 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

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

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

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

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

樞質。索隱曰：樞者莖樞也。質，剉刀也。謂腰斬者為樞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

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

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于王邪。平遠曰：此言當有且

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藜。薛綜曰：縣藜，一曰美玉。楚

有和朴。正義曰：縣音玄。劉此四寶者，土之所主，良工

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

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

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

為其割榮也。索隱曰：割榮，即上之擅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

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

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

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

邪。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于王心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

平遠曰：此指王稽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

蓋份曰割榮意已指諸侯等而不可明言故徵及之

余有丁曰
亡字轉語
猶言無乃
也索隱解
輕蔑非是

董份曰動
昭王處唯
此言最深
所謂危以
激之也

亦有丁曰
然非但
祿蕭兼有
恐慎意

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

使以傳車召范雎。徐廣曰。一云使持車。於是范雎乃得見於

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

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

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

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

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暮自請太后。今義

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鄒誕生本作惛然。

音昏。又一作閔。猶昏暗也。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

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秦王先典反。

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索隱曰。跽者長跽。兩膝被地。

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

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

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

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

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

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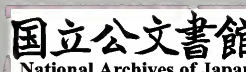
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

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徐廣曰。一作羌。孟賁。許慎曰。成荊。古。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夏。孟賁。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夏。王僚子。慶忌。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徐廣曰。一作羌。孟賁。許慎曰。成荊。古。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夏。孟賁。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夏。王僚子。慶忌。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

字此段言。不足。以爲臣患也。

楊慎曰。伍子胥夜行。畫伏。應上亡字。臣又何憂。應上憂字。此段言亡不足。以爲臣憂也。

育之勇焉而死騫案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卽粟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篳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



楊慎曰箕子接輿應上為厲為狂字臣有

何恥應上恥字此段言為厲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也

言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與也窮辱即為厲為狂也臣不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乎遠曰此二語本旨明特未詳言之操緩惡之機也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溷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拜秦王亦拜范睢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甘泉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九畝山中西謂之谷南帶涇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曰喻

凌約言曰此時昭王之心惟恐范睢不言秦國不保上及太后且欲為之其心又何有乎大臣哉此其說得行而相印終歸



之也

秦疆言取諸侯之易也 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

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

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

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

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

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

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

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

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

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

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

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

之。索隱曰。謂田文。孟嘗君也。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

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乎遠曰。秦之伐齊。其禍不

秦國之危。此猶隱之。若不重言。伐齊之害。疑首尾不相應矣。此所謂借賊兵。齎盜

糧者也。索隱曰。齎音側。奚反。言為盜齎糧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

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

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

畫份曰。言

文子以喻

穰侯。

余有丁曰。

孟嘗去齊

在齊未破

之前此文

子或非孟

嘗也。

齊師曰。秦

之伯業定

于遠交近

攻之一言

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甲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字遠曰。秦雖割地賂魏。魏必不敢受而已。收爲我用矣。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三

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

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正義曰。音

妬石。性至。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

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

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

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舉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陝

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路

行相。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正義曰。新鄭已

南一。宜陽。令。二。澤路。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

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

說用數年矣。子龍曰：昭王之傾心於范雎者，急在欲謀內事而外事其次也。然不先立功効

以自重而欲傾國之權，貴豈易拔乎？雖所以須之數年之後也。後世人主有與羈旅之士驟謀大臣，每至于敗者，坐國人之未

信根本之未立也。因請問說曰。正義曰：臣居山東

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

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

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

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高陵進

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

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

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

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攻適伐國。徐廣曰：攻適，

音征，敵也。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

諸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主斷於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

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

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

齊。正義曰：淖齒，楚人。齊湣王臣。射王股，擢王筋。索隱曰：按崔杼射

湣王之筋是說二君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歿。李兌管趙，囚主

史記

卷之六

范雎蔡澤列傳

九

父於沙丘

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三十里

百日而餓死今臣

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

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

授政縱酒馳騁戈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姦賢嫉能

御下蔽下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

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

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

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王后

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

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

有餘

字遠曰罷相就國而秦歸其貲財猶有舊恩也

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

珍惟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

索隱曰劉氏云河東

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當是

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

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

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

正義曰劉

云諸國客館

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

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于秦耶曰不也雎前日

董儵曰此
處賈疑唯
已說用故
以假大車
駟馬試之
耳

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

事范睢曰臣為人庸質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

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繒也音

啼蓋今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

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

子豈有容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子蓋謂唯為小子范睢曰

主人翁習知之唯唯亦得謁唯請為君見於張君須

賈曰吾馬病事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睢曰願

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

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

恠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

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

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

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

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賈

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

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

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

琴賈曰引
申包胥一
以萬然君
子長者之
道

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郤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

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鯨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特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守遠曰。魏齊魏公子。魏齊急不歸信陵而歸平原。疑其當國時與信陵不合。故不敢以情告。及後復投信陵。信陵雖見之。益可知也。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官車一日晏駕。韋昭曰。凡初崩之心。猶謂官車當駕而晚出。○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官車一日晏

駕君雖恨於臣凌云按恨者恨其不及用也無可奈何君卒然捐

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

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于王曰非

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

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

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

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嘗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

遺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

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

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范雎

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索隱曰劉氏以

為蓋在大高平拔之正義曰少曲當與高平相近秦昭王聞魏齊

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

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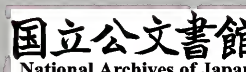
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

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

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

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

句足概其相秦後事



王維楨曰
平原君固
不出魏齊
此所以得
王

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

豫未肯見。

子龍曰。跡信陵所為。欲以實事勝秦。非專尚意氣者。固不輕納魏齊也。

曰虞

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簠。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

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正義曰按陘

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因城河上廣武索隱曰

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今秦得而城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

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曰馬服子秦趙括之號也

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子龍曰秦圍邯鄲時虞卿為趙畫策據此傳後捐相

印七年矣虞卿復入趙於此益信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

之徐廣曰在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

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

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

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

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

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

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

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

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劔利而倡優拙夫鐵

劔利則勇士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

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

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

接武安
由范雎
次故秦
下揭之

茅坤曰知此結末知此禍脉斷龍手也

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

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

舉相。

索隱曰。荀卿書作唐莒。

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

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

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

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虫也。巨肩。巨肩於項也。蓋項低而

肩豎也。

顰顏蹙鞞。膝攣。

索隱曰。顰顏。謂顏貌。顰。回若顰也。蹙鞞。謂鼻蹙。眉膝攣。謂

膝又攣也。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

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

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

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

索隱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

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

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

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

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

爾雅曰。欵足者謂之鬲。鬲。郭璞曰。鼎曲脚。

聞應

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

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

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

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

份曰范程以死囚而欲問骨肉蔡澤以劇旅欲代相行而無媒犯天下之所至難

其勢非危
言則不能
以警勸故
澤之宣言
用雖者即
雖之繆言
無王也皆
危而激之
之辭

凌約言曰
四時之序
成功者退
此一篇主
意後反覆
論費不

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伐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疆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

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

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本無此字。世世稱之。

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

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

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

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

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

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

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

越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
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碎難。徐廣曰
困毀然為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
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

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
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歿難。視歿如歸。生而辱。不如
歿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歿無所
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德也。君
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

董份曰。雖
欲說雖退
位而實稱
其賢故詞
可入然說
亦正

比于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
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
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
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
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
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
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
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
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

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膝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疆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患謂擊而却之。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土，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

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然。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甚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

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矣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嘗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疆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徐廣曰。呼。一作。暗。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為山博所殺。然

樓漢書地理志云。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

太史噉未知誰之所然。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十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疆趙。北坑馬服。誅屠

新曰前此大夫種白起不惟滋以事而

史記

卷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

七

目動其心
尤切也

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
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
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
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歿
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
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
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
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
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

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

爲榮。墾草入邑。

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梓地殖穀。謂招莠離散。充滿城邑也。

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

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

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

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

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

索隱曰。言夫博

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

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
枰。枰。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

按詳商君吳起大夫種申上文也。中入白起耳。目之所見聞也。故揔以四子者。五句結之。按戰國策云。大投謂全勝也。分

功分勝者所獲也

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

王川之地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

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

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

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

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

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

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字遠曰秦既法重少恩而應侯所任失人使有忤者倚其

後其禍不但免相也薦賢自代則退而獲安應侯退久已慮之特未有其人耳所以傾心於蔡澤也

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不

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

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

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

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

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

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

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

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

王應麟曰
蔡澤雖以
辨智奪范
睢之位然
竟免范于
難其有益
于范亦大
矣

之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疆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子龍曰：秦之相國雖罷而有封號，即漢丞相封侯之始矣。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謂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人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託載而西，說行計立，昔平寵稽倚秦，市趙卒報魏齊，綱成辯智，范睢招携勢利，傾奪一言成蹊。

史記卷之七十九 終

史記

卷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

三

史記卷之八十八

言其勉
下四百
當謂前
今謂並
新樂二
士亦亦
秦漢國
西學亦
其相亦

史記卷之八十八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

正義曰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

今定州樂羊歿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

所經之地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

索隱曰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滅之也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按太史公許敘樂毅人燕始末蓋為毅他日遺燕惠王嘗張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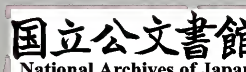
董份曰言齊強以見樂毅之功

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僻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正義曰。說苑云。燕昭王問於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藟入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誠欲與王霸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為上客。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疆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正義曰。在黃州。城武縣界。西摧三晉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

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

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徐廣曰。囑。進說之意。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

孝坤曰。毅能以羈旅。



入燕而連
五國之兵
卒以破齊
者固其計
審抑以齊
故嘗以兵
凌五國而
兼瑕路舉
殺也

史記

卷八十一

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破之濟西諸侯兵罷

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子龍曰諸侯兵皆罷而燕軍獨深人使潛

王不盡失人心起而邀之亦危。道也可見毅之精於用兵矣齊湣王之敗濟西亡

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

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

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正義曰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

也。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

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

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

墨今萊州會燕昭王。太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

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

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

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

患。唯恐他將之來。乎遠曰田單雖能不能加勝於樂毅故縱反間使燕易將以成其復

之功。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

將。而召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

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

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

史記

卷八十一 樂毅列傳

三

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非至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非河盡復得齊城而迎

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

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

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

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

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

王弃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

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

楊慎曰樂毅報君書善矣惠王書亦自委曲慙至足以解前非曲動眾志

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

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

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

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

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

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

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

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

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

環防曰此書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

乎遠曰此言樂生之於燕非輕

於委質者也

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

謀父兄

正義曰同姓羣臣也

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

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

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

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

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

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

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其符節南使臣於趙

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

先王而舉之濟上

正義曰濟水上在齊上

濟上之軍受命擊齊

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

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

臺

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

大呂陳於

元英

索隱曰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也

故鼎反乎磨室

徐廣曰磨室也○索

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于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

薊丘之植植於汶

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也

自五伯已來功

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

董份曰兩言可幸無罪其詞雖謙而意難奪
董份曰見先王之政可以世守不宜初歿而遂背之易將更令以自取敗也

余有丁曰為利即所謂乘燕之故者索隱所未明

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著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奔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賜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

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

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

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

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曰謂

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為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絕忠臣去

國不潔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離木國不自潔其名

以無罪索隱曰不佞臣雖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

是也數音朔言我以數經奉教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

令於君子君子即識禮之人

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索隱曰：閒，音紀。閒反。

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張華曰：望

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

腹之計。索隱曰：栗姓腹。名。漢有栗姬。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

閒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其民習

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

栗腹之軍於鄒。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

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

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

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

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

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然後二子退

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

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

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

不為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

寡人不謂君取之。乎遠曰：正義註。樂閒樂乘怨燕

史記

卷八十一

樂毅列傳

二

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

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

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

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

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

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

叔，高帝封之樂鄉。

正義曰：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

號曰華成君。華

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

一作

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

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及王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

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

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

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

樂臣公教蓋公。

索隱曰：蓋音古闔。反蓋公，史不記名。

蓋公教於齊高密

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謹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為墟。燕王將受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軼問，問

乘繼將芳規不渝。

琴城曰：漢高帝心所嚴事孔子而下，信陵樂毅兩人而已。

初，慎曰：樂毅贊及老子傳授次第，太史公之學蓋本老子。

楊氏曰當
說趙君用
人如此之
審宜秦之
不敢加兵
也

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
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
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
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
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
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
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疆而
燕弱。而君幸于趙王。故燕王欲結于君。今君乃亡趙
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

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

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乎遠曰

以薦人之故。不隱其奔燕之謀。使人主疑其有外心。蓋亦人情所難及。于是王召見問

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

如曰。秦疆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

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

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

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

趙。而壁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于是遂遣

史記 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二
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于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

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其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于庭。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

相如廣成傳舍

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

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

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于廷引趙使者藺

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

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于王不負趙故令

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

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

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

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

何孟春曰藺相如爭趙璧事氣亦秦庭而

楊龜山弗是之謂古

有以皮幣珠玉而不

得免者况一璧乎

趙何益是時宋輸女

直金帛多矣不知又

何益也龜山此論豈

其未見靖康之後事耶

羣臣相視而嘻

索隱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

左右或欲引相如

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

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

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

子龍曰相如以趙有備故以氣凌秦秦王

亦知趙尚強故

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

于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

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

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正義曰故石城

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

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

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澠池

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

外案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

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

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

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平遠曰秦留楚

懷王求割地以楚王必欲歸國也若喪君有君則抱空質而負不義于天下計勿為矣王許之

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

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

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

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

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于是相如前進缶因跪

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

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濺音贊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

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懼為一擊缶相如顧召

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群臣

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

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于趙趙亦盛

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

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曰王劭按董勛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千人為右職卑

者名錄在下。干人為左，是以位下遷。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于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于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

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其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索隱曰：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

廉頗藺相如列傳

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

不得至于拔也○正義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

日一作房子○索隱曰案防陵在楚之安陽拔之後廣

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曰故城在

四年蘭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魏州昌樂縣東

北三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

殺奢奢因說曰君子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

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

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

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

輕于天下耶乎遠曰趙奢能用其法平原君以為賢

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秦伐韓軍于閼與乎遠曰閼與本趙地伐韓而王召

廉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

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

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

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

茅坤曰不欲人諫者絕軍中諱言也

其陣者

最肅其部伍使敵不得幸犯也戒當卷甲而趨之後也茅坤曰據高以凌下執順而便

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

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

秦軍鼓譟勒兵

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

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

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

十里

正義曰國謂邯鄲趙都也

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

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

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

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

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

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

奢曰胥後令

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

安乃出此令今垂戰須得謀

邯鄲許歷復請諫

索隱曰邯

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

曰先據北山上者勝

正義曰闕與山

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于闕與即

此山也案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

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移之二日一夜至闕

與五十里而軍壘城據今洛州去路州三百里間而

隔相州恐潞州闕與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

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

廉頗相如列傳

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于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

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

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子龍曰。徒泥成

法而不知變。所以易言也。相如與奢之論括本合。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

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曰。

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

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

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

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

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

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李遠曰。廉頗堅壁自保。趙括盛氣欲戰。秦故作敗以驕之。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

茅坤曰。以下廉頗本未當入廉頗傳。而顧入此者。以趙將自奢而下。次復廉頗頗廢。川括括歿。復用廉頗。願免復樂。乘乘與頗。乘復任李。牧此趙始。

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于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于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也。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執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執。我則從。君君無執。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拔之趙。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

史記

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九

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于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于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趙王以為老遂不

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

曰我思用趙人

子龍曰于此可見將不習兵之患

廉頗卒死于壽春

正義曰廉頗墓在壽春縣北四里蘭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

正義曰今

雁門縣在代地

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

崔浩云古

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為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

為士卒

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

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

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交約言曰
李牧日擊
數牛亭士
而不敢用
王讓之
及使

他人代之
再至亦如
改約兵法
云并如處
女距如脫
鬼牧其庶
幾
茅坤曰張
左右翼兵
訣之最也

子龍曰虜數動而不能得漢財物虜執然匈奴以李

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

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

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

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

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

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于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

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穀者十萬人索隱曰穀謂能射也

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

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謂棄之恣其殺畧也單于聞之大率眾來

入李牧為奇陳張左右擊之子龍曰牧之勝虜大率以車為中騎為翼

奇者也弓弩為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襜褕都甘反襜路談反如淳

日胡名也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

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

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

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

武遂城索隱曰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

史記

卷之八十一

三

武遂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于宜

安。正義曰：在桓州。秦將桓齮，索隱曰：城縣西南二十里。大破秦軍。

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秦使王

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

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

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

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

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

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孰不過誅然士或怯懦

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信音申。退而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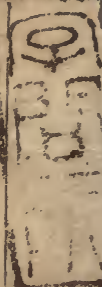
顏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澗凜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遍為

雌雄，和壁聘返澠池，好通負荆，知懼，屈節推工，安

邊定策，頗

牧之功。



史記卷之八十一 終

廉頗相如列傳

史記卷之八十一

